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叢書

莫斯利愛曙護  
損壞賠償

阿那托爾·法朗士著  
蘇大譯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叢書

莫  
斯  
科  
曙  
光

阿那托爾·蘇洛夫著  
英·若誠譯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戲劇叢書

4

# 莫斯科曙 光

Dawn Over Moscow

Austoli Surov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阿那托爾·蘇洛夫

譯 者 英 若 誠

編輯者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編譯委員會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

售價人民幣七千七百元

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0001—3000册)

第

一

幕

## 人物表

蔡妮亞·梭洛恩且娃

卡皮托里娜·安德烈也芙娜，其母，小莫斯科紡織廠廠長

阿格利皮娜·謝米奧諾芙娜，其外祖母

伊凡·伊瓦諾維契·庫列平，紡織廠黨委書記

瓦莉雅，其妻

高節

米其亞

西也瓦

沃夫卡

其子

弗莉亞 彼莫也芙娜 勞格羅薩娃

麗娜，共青团書記

安紐塔·包格達諾娃

瓦英樞·皮特洛維契

葛利爾 米海也夫

根那底 謝米奧諸維契 史那契考夫斯基，總工程師

安東 皮特洛維契 茲維頓金也夫

依格爾、包伯洛夫

維隆泥加 庫瓦爾齊娜

伊諾肯底 斯捷潘諾維契 里德夫，藝術學院院士

阿列克賽 西里契 里德夫，集體農場生產小組長

阿格拉雅 楊洪諸英娜，其岳母

巴什里科夫同志，部特派員

斯捷潘寧同志，副部長

男女工人，拖拉機手，小學生，畫家等

時間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

地點 莫斯科

## 第一場

梭洛恩且夫家中的起居室。是座落在撒莫斯科伏列奇也區的一所老房子。甯常拉得嚴整的。屋中的傢俱與零碎擺設，各式各樣，什麼時代的都有，其中有一張鋪着毯子的坐榻，一座亮光的現代式碗櫃，一座舊式的櫥子，一張鏡台，上面擺飾着幾張褪色的家庭照片，一個書架，還有一架精新的鋼琴，琴上將頭掛着幾張畫着現代莫斯科的水墨畫。一把馬刀，和刀鞘交叉着掛在坐榻上面的牆上。只要是個仔細的人，一進到這間屋子來，會覺得風格不調和的樣子，就可以想到這裏住的一定是祖孫三代女人。飯桌上的磁碗還沒有敢拾開，阿格利皮娜，謝米京諾芙娜與安東·茲維亞金且夫坐在桌子的一端。他們吃過了晚飯，正在玩着紙牌，一看就知道他們不過是藉此排遣帶人的焦急心情。阿格利皮娜穿着一套老年婦人們所喜歡穿的那種深暗顏色又沒有什麼式樣的衣服。她用一塊頭巾把她的頭髮包出她的年紀大來了，可唯有她的眼睛，還是水亮亮的，年輕輕的。她的手指也靈敏得出奇。茲維亞金且夫穿着一身旅行的衣服。他比大多數的中年人要顯年輕些，怕羞些。

阿格利皮娜（以下簡稱阿）（把牌向着茲維亞金且夫一推）看，我又贏了你！這一練可贏了五次了！好吧，這回我就饒了你，可你要是還再輸了的話，那就不再罰不可了。——她走到門口，向走廊裏望了一下，又回到桌旁。）

茲維亞金且夫（下簡稱茲）（勉強地笑）我運氣壞，阿格利皮娜·謝米奧諾芙娜……連打牌都不走運。有人說——賭場上失意，情場上得意。可是實際上呢，

——我那兒也不得意，那全是騙人的話。（他發牌，想着別的事。）

阿安東，怎麼了？是不是喝茶喝醉了？你發給我九張牌。

茲（不以爲意）那很容易糾正，（拿回三張放到當中的一疊上）

阿噫，那不行，我的朋友，你得重新發。

（茲維亞金且夫運命地洗牌，很笨拙然而很努力地洗。桌上的鐘打了兩點，阿格利皮娜無法再隱藏自己的焦急，側着耳朵傾聽，看了看門，最後站了起來，在屋中走來走去。）

阿算了，安東，你要是不生氣，我可以告訴你，你不是紙牌聖手。

茲（突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大聲說）說不定她根本就不回來了！

阿 有過這種情形。有時候她的確在激裏過夜。

茲 (又恢復了平靜) 那也沒什麼，她是成年人了，不再用您管着她了。可是您的孫女呢？

阿 跟她的朋友們在外頭玩呢。

茲 (愁悶地) 看上去我一個也見不着了。(打開了他放在大門旁的旅行箱) 到沃洛涅支去的車六點就要開了。(從箱中拿出一條狐皮圍巾) 這是給桑妮亞的。(又拿出一條——銀狐皮的) 這是給淑長自己的。還有這個……(很窘地捧着一雙柔軟，毛茸茸的皮靴子) 請允許我……

阿 (高興) 安東！送給岳母的禮物也不過如此啊！

茲 (他已經對這件事絕望了，因此反而沒有顧忌地冒出一句來) 阿格利皮娜·謝米奧諾芙娜，我能有一天這樣稱呼您嗎？

阿 (與他開玩笑) 誰知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她把簾帶提起，沉思地) 夜裏是說心裏話的時間。(嘆了一口氣) 我多可憐她！她活得夠忙的了，

夠興奮的了，可是她活的不好。

茲要是您能逼她一下就好了——問她到底還要讓安東在貝加爾湖跟莫斯科之間跑多久？她怕您。

阿（笑）不，不，我的朋友。我的事是作蛋糕，不是作媒。

茲那，好吧，我要走了。（他過份突然地關上了箱子，過份用力地拉起箱柄）

阿（掙扎着自己，她知道他不願意就走，她也不願意他就走）安東，再喝一杯茶怎麼樣？當然，茶涼了……（她擺好茶杯）

茲我不喝冷茶。（但是他在桌旁坐下了努力喝茶）

阿我也不喜歡。（但是她在對面也坐下了，喝茶）

茲（看屋子四周）那些畫是桑妮亞的作品嗎？

阿是的，她真愛她這座城！看看她的畫本子吧！（遞給他畫冊）你想她能成功嗎？

茲（沉思地，翻着畫冊）一位藝術家！這是件愉快的工作——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週圍的世界——您，我，大家都在內。要是桑妮亞能成藝術家就太好了。咱們

在藝術界的代表。告訴她她應該作藝術家。

阿 唉，朋友，我們家的人愛作什麼就作什麼，別人說什麼也白費。

茲 很明顯，一看這間屋子就知道了。三個人，每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看着牆上的馬刀）這是卡皮托里娜的牆角……（走到鋼琴前面）這是桑妮亞的……

（微笑地看着對面角落裏的老式櫃子）而那個，請原諒，大概是您的吧？當然  
噢，我必須承認那是件很好，很結實的傢俱——值得重視的東西。

阿 啊，是不是你對我的傢俱有意見哪？我這一輩子就攢下這末點東西。

茲 重要的不是傢俱。問題是你們一家子這種住法，分成三部。（他從牆上摘下馬

刀，研究了一下，大聲唸出上面刻的字）：「獻給人民的復仇者，卡皮托里

娜·梭洛恩且娃，爲了紀念一次勇敢的騎兵襲擊。科夫巴克。」噫。（嘆氣）

卡皮托里娜沒有怎麼改變，還跟那時候差不多。她差不多都好，就是對人還是那麼無情。而且，她一步也不肯離開她那個紡織廠，就像是值班的哨兵似的。

而且她的衣服穿得就像哥薩克的大袍子似的。可是沒法子，我爲這些喜歡她

——也爲這些恨她。可是有什麼用呢？

阿 咱們換換空氣吧。（她拉開窗簾。拂曉的天空是深藍色的，閃爍着。額中發姆林宮上的紅星。蘇維埃國旗在透明的空氣中飄盪，克萊姆林宮的幾個窗口發亮着燈。阿格利皮娜打開了窗子；一陣涼風吹進屋子來，吹動了茲維亞金且夫的頭髮和桌上的紙。）多靜啊！莫斯科真可愛，是不是？（停頓）安東，我們在這所房子裏住不久了。這所房子要拆掉。我們要搬到一所新的公寓去。房子要沒有了，三個確角也要沒有了！

茲 可別把您那份傢俱帶到新地方去。（指櫃）

阿 你說什麼？當然要帶去。這個櫃子讓我記起多少事情！我拿它當床睡過好多次。你看它，這個醜東西，這個怪物！我才不會把它丟掉呢！我要帶它到新的生活裏去，讓它提醒我過去的歲月。

（長停頓。）

茲 天亮一點了。

〔停頓。〕

我最愛陽光，比白天，黑夜，早晨，黃昏都愛。（沉默）

〔樂隊奏起一支歌，輕快的，明朗的，像開闊的大地一樣自由。〕

不行了，卡皮托里娜不會來了……（辛辣地）新的一天開始了，可是爲了誰呢？這樣涼爽，那藍天——爲了誰呢？爲了誰？莫斯科變得這麼可愛了？只是爲了我們的子孫嗎？我不信。也是爲我們，也是爲卡皮托里娜，她不能了解這一點。她還是把她的幸福推到明天去。可是我說我們一定要現在就有我們的幸福。

阿（傾聽窗外）聽……看見他們沒有？

〔一支歌聲從街上飄過來，忽起忽落：〕

「讓我們生命的日子海水樣自由地流，

未來等待着我們，快樂無憂

我們的青春和勞動保證了

光輝的新生活永留不走。」

「歌聲大了，可以突出地聽到一個女孩子的聲音。一位警官吹起尖銳的哨聲，但是被高漲的歌聲淹沒了。」

看，安東，他們拉起手來把警官圈在中間了。桑妮亞也在那兒！看，看，他們跟那個可憐的傢伙捉迷藏！今天夜裏他們在慶祝，這羣小妖精！這是他們畢業班鬧通宵！每年都這樣，今天是桑妮亞的好日子。

「那個女孩子的聲音越來越清楚了！」

「讓我們生命的日子海水樣自由地流……」

每年春天他們總要把我唱醒。他們從城裏各地跑來，到紅場上，不言不語地在列寧的陵前站一會兒，想事情，完了難分難捨地告別，三三兩兩地走回家。有些就此永遠分別了……

「那個女孩子的聲音更高了！」

「未來等待着我們，快樂無憂……」

那是桑妮亞！我等這一天等了多久啊！

（阿格利皮娜與茲維亞金且夫從窗簾窺看，故意不被外面的人看見，窗外出現了一羣男女青年，其中有桑妮亞，梭洛恩且娃，金黃色的頭髮，閃爍的眼睛；依格爾，包伯夫夫，高個子，碧質的年青人；維隆妮加，庫瓦爾齊娜，很漂亮，打扮得很時髦，頭髮燙得很花稍。

依好，把桑妮亞送到家了……再送完維隆妮加，我們就要分手，各自奔前程了。再會，桑妮亞。

桑我實在不能就這樣分手。來，進來喝杯茶。我們最後聚會一次，明天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自己了。來。

依太晚了，你看，天已經要亮了。

桑今天夜裏就沒有什麼可以叫「太晚了」。一輩子就一次。再也不會像今天的日子了。

維天哪，我簡直不能相信，再也不用鉛筆了，再也不用書了。

桑來嗎，來嗎！

（這羣年青人進了屋子，有禮地向阿格利皮娜和茲維亞金且夫鞠躬。）

桑外婆，您還沒睡哪？

阿 我在等你。

桑 媽媽呢？

阿 她也還沒回家哪。

桑 好極了！那她就不能罵我了！（對茲）晚上好，安東·皮特洛維契——也許該說早晨好了。

茲 早晨好，桑妮亞；（他擁抱她）全世界最好的早晨。請接受我的祝賀，親愛的。這些位年青人也同樣。

阿 （充滿了愛，注視着她的孫女，吻她的前額，顫抖地說）我的小寶貝！

依 （不安地咳嗽了一聲）這樣打擾您，真抱歉。我們把全家人都吵起來了。請原諒。我們要走了。

阿 什麼話。（她抓住依格爾的肩頭，把他領到桌子前）我馬上就給你們弄點吃的來。（對茲）來，幫幫忙，安東。（兩人自旁門下）

穿學生制服的女孩子 （走到窗前，向外看）那個是他的窗口？你們誰進去過克萊

姆林宮嗎？

依 很重要的樣子。我去過。去參觀宮內的兵械庫，如果我沒有錯的話，他的窗口在二層樓——就是還亮着燈的那個窗口。

偏促不安的男孩子（諷刺地）如果你沒錯的話！你要是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他自己不自主地注視着有燈光窗口）可是也說不定……要是還亮着燈，那一定是他的窗口。

依 我們選定了那個窗口，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他睡覺。至少我不能。其實我知道他也得跟別人一樣睡覺，可是我就是不能想像。我覺得好像是他的手每天早晨把曙光推到莫斯科上空。

桑 要是斯大林同志今天夜裏突然走出來在紅場上遇見我們，我們會對他說什麼呢？假如他就那樣出來了，說：同志們，怎麼樣？

依 你可以放心我一定不跟他講什麼考試呀，分數呀，獎牌呀什麼的。那顯得多幼稚，我會告訴他我將來要作什麼。